

新书推介

近日,由北京女作家赵赵撰写的电视剧同名小说《穿“动物园”的女编辑》(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2年2月出版)在京召开首发式。

本书是赵赵首部职场小说,赵赵在书中借“国产山寨时尚杂志”《尖果儿》主编的话反思时尚界的怪现状,颠覆了时尚界唯国外时尚马首是瞻、比拼国际背景和资源的一贯理念。主人公程昕被公司同事称为“励志姐”,大学刚毕业来京“北漂”,生活、工作、感情诸事不顺,最终在自己的奋斗和同事帮助下走向成熟和成功。小说中对个人职场发展躲不过的各种潜规则、地域歧视、同事排挤利用,团队遭遇的被指控、撤资、跑单,赵赵都用精彩的细节做出了智慧应对。她赋予人物的幽默与睿智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,也使这本书意外成为社交实用指导书。

多年来,赵赵以时尚、情感小品文高频走笔于各大时尚、文学刊物,源出十年职场白领心得,佐以时尚圈朋友的八卦,以最IN文笔打造出这部新长篇,她也由“女王朔”升级为“毒舌中的战斗蛇”。

**海南周刊:**光看书名,感觉有点讽刺的意味,“动物园”指的是什么?为何取这个书名?

**赵赵:**动物园是北京著名的“时尚圣地”——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。里面卖的都是看似大牌但实际上非常便宜的国货,取这个书名是对《穿PRADA的女魔头》的戏仿。

**海南周刊:**《穿“动物园”的女编辑》这个书里面有很多非常典型的北京话,还有很多词儿是特指的词儿,比如说北京话的“尖果儿”指“漂亮女孩”,南方人未必懂,那你有想过北京以外的人,他们的接受度?

**赵赵:**我写的时候是自己怎么熟怎么写,不会考虑读者吧,我中间也想到,有些话,有的南方读者看不明白,我这里面有一个情节是调侃这个事儿,里面有个舅舅,说:“你们这个杂志叫‘尖果儿’,南方都不知道,你们在北京卖吗?”这个女孩儿回答舅舅,“我们主编说要像东北话征服春晚一样征服全国。”舅舅就讽刺说“有梦想,谁都了不起”。

**海南周刊:**您觉得“京味文学”的本质是什么?王朔的“新京味”与老舍的“老京味”有什么区别?您书中的语言有很多北京方言,对您来说是一种新京味的开拓吗?

**赵赵:**京味文学和其他地方的文学没什么本质的区别,也是一种方言写作。王朔语言的幽默和一针见血现在来看还没有北京作家能够超越。王朔之后,我们谁都不能说是新京味的开拓。

**海南周刊:**有人称您是“女王朔”,也有很多网友说,您是“毒舌中的战斗蛇”,您自己怎么看?

**赵赵:**我觉得“女王朔”这个名字很可怕,王朔特别是到了后期写的,比如“干岁寒”,“和我们的女儿对话”,太好了,他完全是进入另外一种状态,你进入不了那种状态,这种说法,就不要再说了,“毒舌”这个事儿,我是有点儿刻薄,但我对生人不会,刻薄为什么会给人印象深刻,因为这是一种准确,就是因为说中了,才会觉得心里疼,刻薄就是放大了你的缺点。我这本书也没有高的要求,希望看完以后,激发一点儿斗志,



《穿“动物园”的女编辑》封面

# 反思时尚界怪象 最恨女作家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



赵赵近影

真还是那句话,国货当自强吧,我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,基本上每一页都有笑点。

**海南周刊:**为什么想写时尚圈中的事儿?是不是跟您以前常给时尚杂志写稿有关?

**赵赵:**朋友建议的,他们找我,说写时尚编辑挺好。我周围的都是80后的时尚编辑,他们的语言都很有意思。我这个小说是鼓励国产山寨时尚杂志,像时尚集团的杂志,都是有国际合作的,我写的是一帮各地刚毕业的这些人,奇形怪状的,就是纯国产杂志,被别的同行讽刺为一个山寨的杂志,是与《时尚》杂志不同的山寨杂志的故事。——也说是国货。

**海南周刊:**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很精彩,有每天小心翼翼的职场新人,有气场强大的杂志女主编,有中性感质的化妆师,有毫无压力的富二代。每个人都可以是故事的主角,您最喜欢的是哪一个?为什么呢?

**赵赵:**我最喜欢的是伊娜。因为她说是富二代,但家境还不是非常一流的富裕,所以她出来工作不会有太大的压力,混的是个仗义,个性好,不存心机。

**海南周刊:**小说里写到凤凰男、励志姐的故事,石康的书里也有“奋斗”,你们两个有什么不同,在励志这块儿,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

**赵赵:**大家接触的圈子还是有不一样的,因为我这个小说行业性比较强,是写时尚编辑的,我在写之前,也做了很多案头的工作,跟我时尚编辑的朋友聊天,和我的团队碰,做了很多笔头的工作,我不想瞎写,让人看好像是自己在家里乱编出来的,稍微有点儿样儿吧。石康写《奋斗》的时候,他有一个做家居的朋友,主要采访的他们。

**海南周刊:**因为您这个小说是非常励志的,您曾经有十年的白领经历,对现在的北漂和刚入职场的年轻人,有什么建议?

**赵赵:**北漂更多的是有生活的压力和艰难的东西,社会新人刚入职的时候,不管是不是北漂,都有类似的压力。我之前在微博上看到过一个很年轻的小女孩儿,刚刚工作几个月,好像就是在一个时尚类的杂志工作,她就觉得她的上司非常愚蠢,对她的管理,完全不服气,她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这个上司,用非常不客气的语言,离开了这个公司,这信就在网上疯转,好像说她认为她的上司不配管理她。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职场新人有的心态,这也是非常不好的,首先从你的涵养上,让人不信任你,没有一个工作的状态,我真的觉得没有人天生牛,就是一个人刚入职,就像把你扔一个深水池里,浮上多久,多高,能不能活下来,看你的肺活量、体力,甚至是运气,在那之前,你都要在深水里憋气,攒足了力气。刚入职的时候,谦虚的态度,不停的汲取,这是最重要的。

**海南周刊:**听说您是性格偏内敛的“宅女”,不管怎么宅,至少在小说中,不管是包装和设计风格,看上去应该是很泼辣的,您在宅与泼辣中如何找到平衡点?

**赵赵:**这个跟个人性格有关系,我是AB型,大多数时间,A型,我不了解,我就是自己了解自己,AB型是两面性很极端,我很愿意在家待着,网上聊天的时候,又具有攻击性。☞

读书札记

## 《同袍》:军营中的青春情谊

文|本刊特约撰稿 卢一萍

终于有了这样一本书——一本充满青春中国气息的书。《同袍》(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12年1月出版),既是象征,也是隐喻。它正直、蓬勃、躁动,略显忧伤。它是青春的,也是励志的,它是一本关于战友情谊的深刻之作,也是一部成人的童话。它的超凡之处在于它带给你阅读时的赏心悦目。它适合每个有阅读能力的人来读它。

故事的脉络并不复杂,它讲述的是二十八名大学毕业生签约入伍,在装甲团集训队为期一年的严酷军训中所经历的一切。故事大致按他们参加共同课目、带兵实习、军事演习三个阶段演进。这些崇尚自由、个性,追求人生价值的“幼狮”,面对部队高度统一、令行禁止、坚决服从等铁的纪律,时时刻刻处于个人与个人、班与班、男生与女生之间或明或暗的激烈竞争中,每个人每天都在发生着身心的嬗变。故事有军人的情怀、朦胧的情感,有眼泪和欢笑,有黑色幽默式的细节,有对军训生活的介绍,也有对未来战争的想像。它叙述的语气、事件的内部结构以及语言的使用都处理得恰到好处。作家没有“教导的冲动”,而是尽可能用真实的生活细节,将地方大学毕业生到合格军官的转变过程娓娓道出,在这个过程中,展现作家对当下军营生活多侧面的审慎思考。

从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王甜是个有中国意识的作家,虽然这种意识还在成长,但尤为珍贵,因为这



《同袍》封面

是当代作家最为缺乏的东西。这种意识的本质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实生活的真实面目,作家遵从自己的判断,而不使用借来的或时髦或陈旧的标准。王甜在写这本书时,她便化身为一位沟通平凡与崇高生活的信使,她把普通、庸常的生活提升到了传奇、雅致的层面。

军队无疑具有一种钢铁式的硬度。王甜在写作这部作品时,用的是女人的

细腻,男人的笔法。所用语汇大胆,情节描述坦率。只要穿过军装的人,都不难感到本书的真实性,他对人物的刻画甚至可与《裸者与死者》媲美,却没有《幼狮》那么露骨地强调主题。从作家对军队生活的精细描述、有力的对话、故事的张力中,可以看到她对军队生活的熟悉、它倾注了一个作家多年的军旅体验,并作了精准的表达,使整部作品透露出一种内在的锋芒。从这群“真实”的人物身上,我们闻到了部队的新气息,看到了军队在新时期发生的质的变化。

这部作品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故事的流畅。不少作家对故事持怀疑态度,但我们都知道,讲好故事是小说家最重要的技能。另外,我们对故事的理解应该是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多克特罗那样的,他说,“故事就是一种知识体系”、“是人类知识最初的储藏室”,他还说,“讲故事,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职业”,我想,他之所以这么说,就是因为“每一部小说都是小说家以自己的存在为代价来完成的”。它涉及文学创作的本质。

王甜是一名生活、工作在军队里的作家,对于这部没有战争、没有敌人、没有腥风血雨、没有生死离别的军事题材作品,其本身存在表达的难度,来讲现实军队军人的现实生活,其难度更是倍增。制式的军人生活在和平时期的确差异不大,加之它在意识形态中崇高的象征性,要讲述他们的故事的确需要智慧。这是一种微妙、精确的平衡术。所以,我在翻译第一页的时候,就在好奇这个故事怎么讲下去。王甜却把它讲得风生水起。她的凌厉之处在于,她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只是一种表象,人类真正的敌人是自己——而自己难以战胜的。

王甜的聪慧之处在于,他看到了商品社会滋生出来的社会问题,那就是传统观念——特别在道德方面——的失落,王甜试图拉回这向不知终点景象奔驰而去的道德人心,——“岂曰无衣?与子同袍!”——直白的翻译就是,不要说没有衣服穿,你可以穿我的袍子——便成了对我们的警示——情谊比一切都重要,人性的暖意依然存在我们内心深处。这里的“同袍”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人间真情,它比战友、兄弟更加深刻、准确,这虽然也是一种战斗友谊,生死之交,但因为它具有人与人之间相互拯救的因素,所以显得更为高贵。

所以说,《同袍》的故事虽然发生在翠鱼梁的装甲团里,但他的背景却是这个时代。也就是说,它是一部超越了题材本身的小说。☞